

媒介生长下的社会形态——以《黑镜》之《白熊》为例

徐欣

南京艺术学院

[摘要]虚拟空间的架构逐步逼近现实世界，如今各样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作为信息的发送者与接收者，人类应从各方面分析当代媒介生长下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媒介功能并合理应用。本文从“虚拟与现实”入笔，以影视作品《黑镜》之《白熊》篇为例分析媒介生长下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数字媒介；社会；文化；传播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0.1616

第一章 智能时代下的“景观社会”

第一节 虚拟空间的架构

媒介自人体的延伸，逐渐发展至现实对虚拟世界的向往。现实经由大众媒介转换为景观，此处讨论的“景观”旨在让群众看到，可理解为带有引导性质的愿景。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提到：“在遍布现代生产条件的社会里，生活的一切都以场景的堆积来呈现自身，所有曾经鲜活的事物都已隐匿在一种再现之中。”^[1]数字媒介产生后，“景观社会”逐步加强，致使我们对真实的体验停留于视觉层面。

虚拟网络布局正不断完善，关于“元宇宙”^[2]概念的议题也相应剖出。数字信息打破时空界限，作为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链接，正无限接近并区别于现实世界，虚拟空间的架构过程也在挑战着现实世界的诸多规则，并且成为景观社会的构成元素。

人类作为科技的直接作用者，势必应考量媒介发展对现实的影响。影视作品《黑镜》由英国BBC公司出品，是媒介快速发展时代下进行媒介批判的代表性文本。《黑镜》每季由各独立章节组成，其中大部分篇章以仿现实的方式，探讨智能时代下社会形态“崩坏”的可能性。非标准化“赛博朋克”式的场景设定将观众的思考凝聚于媒介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并将屏幕世界与现实世界对比讨论。

第二节 现实世界的“重塑”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指出，媒介创造了某种新的环境，同时又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与生活。^[3]《黑镜》之《白熊》剧情讲述了一名罪犯被非审判人员抓捕后进行社会公众“审判”的故事，审判地点被命名为“白熊正义公园”。《白熊》的设置以带有戏剧色彩的叙述，让观众由屏幕中呈现的再现现实感知到确实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未来现实世界有理有据的“预测”带给观众无限遐想，以及深思当下行为对未来产生的影响。

各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科技层出不穷，当其推入现实生活之中必然会带来相应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革新，新的制度随着社会需求将被确立。对《白熊》具体剧情进行深层剖析之前，首先要察觉到导演对于片中人物行为模式的设定，“手机”是白熊公园中所有观者进行输入与输出的唯一媒介，即便是所谓“正义的审判”或带有“窥视欲的好奇”，人与人之间的无交流状态好似现实生活的镜像，此种生活模式是智能时代下的特定产物。现实世界逐渐奇观，而虚拟空间架构则日渐清晰，二者在普通人的欲望追求中模糊了边界。



第二章 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

第一节 数字媒介与社会媒介

媒介首要的功能在于信息传播，于今日而言，信息表达与传播的途径在互联网数字时代逐渐衍生出多种媒介，例如为人们生活方式带来重大变革的电子媒体与第五媒体。电视、广播、网络以及数字产品是通常意义上的电子媒体，而我们现在常见的手机、无线网等则被称为第五媒体。数字媒介以网络或信息终端为介质，实现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互动。社会媒介多指当代文化传播的新形态，如微信、微博、论坛等交互性为主的社交平台。数字网络的迅速与便捷令数字媒介所具有的负载性和扩张性格外凸显，同时，因其保存信息的持久性远于传统媒介，信息发送者不得不考虑时效性以及受众参与程度。

《黑镜》剧集的整体背景皆为数字发展下的虚拟未来，呈现数字媒介全面渗透至人类日常生活之后的景象，不断地输出黑色幽默来探讨媒介在社会、政治、文化当中产生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心理与思维模式。



第二节 媒介功能之“舆论的审判”

数字媒介在科技时代应运而生，媒介传达信息的原始功能被逐渐解构，分化为各种藏身于“观看”行为下的不同意图，例如监视与审判。在《白熊》章节当中，参与犯罪的女主人公被社会群众圈禁在“白熊正义公园”，对她的审判方式则是以

与其犯罪时同样的旁观姿态进行围观、嘲弄。影片看似用相对客观的视角惩恶扬善，但无处不凸显着另一种“暴行”——舆论的审判。在《白熊》当中，女主人公 Skillane 没有制止未婚夫残杀幼年女孩，且对这暴戾行为进行了拍照围观，之后被逮捕至“白熊正义公园”，她被关在一处房间，被“审判者”设定为一幕“被追杀—逃亡”的真实剧本，进入公园的观众纷纷拍照记录这一画面，在游戏进入尾声之际，Skillane 被迫接受包括观众在内的审判游行。Skillane 的记忆每日定期清除，留给她的只是循环往复的绝望与痛苦。《白熊》确实将“法治”一词从媒介的背后推至幕前，我们无法判断立于道德制高点的群众是否拥有审判与惩治他人的权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媒介逐渐被赋予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审判功能。

反观现实生活，各大网络媒体平台纷纷上演着不同程度与类型的“评价和批判”，似乎网络媒体成为民众实现法律诉求的加速剂。然而群众的审判通常伴随着冲动与私欲，是脱离法律体系的道德审判。



第三章 当代社会文化价值反思

第一节 公众心理需求的变化

媒介环境的巨大变化令其受众也出现不同的状态与需求。正如前文所言，互联网环境下的数字媒介具有较为持久的信息保存能力，其时效性也会相对较弱，因此信息的发送者与接收者不得不考虑个体需求。在媒介与当代社会生活的交融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在于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与走向。首先，群体性事件有相对确切的定义，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4]信息传播在群体性事件的走向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乏产生情绪被激化、加剧事件恶化的情况。《白熊》将线上群体行为演化为实际生活中的剧目，我们可以直观地以此为例分析其中蕴含的公众心理需求，例如，窥视欲与社会性需求是当代社会媒介受众无力抗拒的欲望。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媒介受众提供了窥见他人隐私的技术支持，隐私泄露是媒介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事实。自摄影作为呈现现实世界的媒介出现之时，人们的窥视欲望便有机可趁，继而随着数字媒介等新媒介的不断出新，存档与传播功能加倍增强，人性的道德底线在这浮华时代里游离。

社会性的需求如今是人们使用相关媒介更为重要的意图，《白熊》中围观的群众在私人心理诉求（如“好奇”“正义”等）之外，“合群”是他们无意识的趋同行为。当个体纳入某一群体时所感受到的认同与归属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一大动机。观众进入白熊公园之初的意图是智能时代下的大众娱乐表

象，而他们拿起手机拍照录像的行为则是脱离价值判断的盲目趋同。



第二节 文化传播的价值趋向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研究《圣经》时得到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5]《黑镜》的主旨具象且直接——智能时代下的未来，然而在它的内容中最大程度降低媒介的导向功能，观众能够通过剧情对现实世界自觉反思。

同样，他还在《娱乐至死》的第一章“媒介即隐喻”当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利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5]《白熊》中引起观众探讨的许多话题必要归咎于数字与社会媒介发展下的文化影响，剧中参与这场“游戏审判”的群众是将此种方式的审判纳为一种娱乐的途径，而非绝对道义的指控。如今，手机、平板电脑等互联网快速阅读方式的出现，致使人们的思维模式被迫扭转，碎片化思考令群众开启了对低级趣味的普遍追求，物欲横流的时代，人性与价值观的扭曲逐渐成为智能洪流下不可抗拒的现象。片中也对未来社会的价值走向给出了相对应的疑惑：代表人类希望的孩童若是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成长，我们的未来何去何从？

总论

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媒介应用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由此形成的诸多社会形态逐渐不法常可。不同媒介的产生与发展源自人类对于未来的畅想，而这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虚拟世界”的挑战，尤其在数字媒介与社会媒介熠熠生辉之时，关于媒介功能的正确认识及运用尤为重要。媒介首先要完成在“接”“收”双方之间进行信息传播，其次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应当起到推动人类精神文明获得更高层次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法) 居伊·德波著. 景观社会[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2] “元宇宙”概念源于美国科幻小说家 Neal Stephenson 于 1992 年出版的小说《雪崩》，此本小说虚构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存在的网络世界，且两个世界相互感知。
- [3]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M]. 译林出版社, 2011.
- [4] 孙元明. 群体性事件概念阐释、类型解读及其学科发展方向展望[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4)
- [5] (美)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中信出版社, 2015.